



栗園文稿

中村興五編解

乾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286
1



文庫11
A1286
1

評合家諸

栗園中邨先生著男鼎五編輯

栗園文稿

明治辛巳六月刺成舍章堂藏

栗園文稿三集序

剛於海內者宿感知已事
以師禮者三人一為松山
山田方谷一為飯肥安井
息軒而其一則水口中村
栗園先生也方谷与剛生

栗園文稿
川田序

同其國剛弱冠執所業就
正曰孺子可教因勸東游
求師又薦松山侯擢用為
息軒與先師藤森翁為友
剛分翁書謁以古文乃一
見稱竒許以放出一頭地

然二者皆古今文人常事
獨至先生則有大異於此
者戊辰之變侯坐禡封剛
微服入京訴哀 天朝
是時叛亂未平剛名在黨
籍芻友姻戚懼累相避先

生初無一面識願延剛客
舍慰諭懇懇勗以忠義明
日上書辨事秋月公為請
營救烏呼其人如此其文
可知矣昔者朱子論當世
文病曰先輩文有氣骨今

人只是于枝葉上粉澤爾
夫南宋文章未失古格而
朱子猶有此言況近日邦
人專事粉澤一變為媚嫵
再變為輕佻三變為醜怪
而未有致功於根本者救

溺矯弊剛竊屬望先生先
生天資俊邁少壯力學白
首匪懈經經緯史涉諸子
百家旁曉韜略入則子弟
薰德出則國人矜式若夫
當路執事卒然遇變不懼

不惑談笑指揮動得機宜
是故浩氣所溢言論縱橫
大小脩短衝口成篇如淮
陰用兵多多益辨如項王
叱咤千人皆廢竒正變化
其鋒不可當蓋方谷崇尚

餘姚兼參禪旨其文靈活
手眼俱高息軒講漢學覃
思六經其文樸茂鬱有古
色但波晚遇霸府顛覆孤
憤感慨託之空言今先生
佐其主出師討賊宣力

王事功成身退 官餼養
老及 車駕北巡召見
行宮恩賚優渥以見稽古
力則不必以區區著作較
短長於其間烏呼二儒逝
矣碩果不食慙遺一老者

獨有先生即就著作較短
長未多見其匹敵尤不可
以不敬重也今茲庚辰先
生行年七十有五手訂其
栗園文集第三集遠寄書徵
序於剛到西向再拜薰誦

卒業謹題一言於卷端而
於其上秋月公書三致意
焉云明治庚辰冬十二月

川田剛毅卿撰



日下東作書

書

堂

木邨嘉平刻

柳田泉文庫

栗園文藁序

文主乎氣。氣資乎養。二者完全。斯道得以載焉。我師栗園先生。篤信好古。鑽研經史。蓋天資忠厚。加以直養有素。其發

為言論者。浩瀚滂勃。出而不窮。動而不息。識見超卓。義理精透。使人油然而有所觀。感興起焉。先是先生著作。上梓布世者。有寤眠錄。有文鈔。有

餘稿。今又刻此編。命僉校定。且序之多哉。老而益壯者。豈先生之謂乎。雖然先生之可傳者。非特文章也。明治中興。為水口藩大叅事。官賞

其治績。餼廩若干石。客
歲。車駕北巡。到近江。
特賜。名見。先生獻所
著考經翼三卷。
皇上嘉獎。賚以紅白絹。
先生稽古之功。於是益

著矣。修嘗賦詩賀七十
初度云。優游賜祿老邱
園。一片丹心達紫垣。
天下誰能享五福。人間
獨見保三尊。偏欽世運
趨開化。或恐民風失厚

敦。白首研經彊不息。欲
將斯道報。鴻恩。蓋紀
實也。今歲又加四年。步
履安詳。矍鑠康健。每晨
靜坐。誦論語數篇而後
就餐。嗚乎亦可以見其

養氣之一端矣。

明治十二年歲次己卯。
夏六月中浣。

巖谷修拜撰



Blank columns for text, containing faint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木邨嘉平刻

序



嘗讀論語矣。嘗讀太史公矣。四十五而
吾聞仲尼以為不足畏。乃居巢人范增年
七十始仗策謁項梁於軍門。既而為未將
于楚。為謀臣。為亞父于西楚。終為高帝
之所畏。夫能為英雄之所畏。則不復屬
聖人不畏之律明矣。功雖不成。其身雖死。
敵亦為之費黃金百萬斤。孔子九千鎰。為

十萬兩。范增四萬斤。為十萬兩。與聖人僅差二萬耳。壽之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價之高。不如天與淵。不亦多幸乎。中村栗園先生。于西海。之北。文游編滿天下。中年並仕水口。舊藩有文集寤。眠錄之著。既非聖人。不畏之人。五十受擢。參政。宣力於王事。六十致仕。七十猶能飲酒斗餘。其作文快利。如風雨之

驟至。專着眼時務。不避忌諱。而直據骨髓。為人如此。不可謂之英雄。不畏之人。雖未知身價當幾許。抑亦目前之范增。聖賢之所不能侮者也。頃將刻三集而徵序文於有恪。自顧殊不能有所於目前。畏首畏尾。退縮自保。既無文集之中。世又無著述之傳。後所夕畫。博斗升之米而已。栗園縱非范

此不待有恪以引重也。明矣。乃其屢書徵序者。殆不可解。恪既不解。徵序之故。以不序之。而以不論之。達之栗園一笑而扯裂之。即恪之所預期。心在此也。正在此也。歲次戊寅涼秋。士井恪撰。



序

栗園近稿者。近江水口中村先生所著也。令嗣子訓彙而集之。將鈔於梓。囑予題言。予受而薰誦。乃為之序曰。追憶距今三十餘年前。予過水口訪先生。先生一見如舊識。欣然延予座。引巨觥淋漓酣暢。與論和漢古今之治亂興亡。張膽扼腕。英氣翦勃。有不可當之概。赫赫如

前日事。明治維新初。先生自文學教授。陞舊藩大參事。遭有大義名分之所關。係蹇蹇諤諤。雖觸貴戚權人。犯水火蹈白刃。視猶甘飴也。父子協議。極力輔佐本藩。一意奉朝旨。又能毗救孤弱。使衆惡不悉歸居下流者。先生在職之際。獻替適宜者。類如此。戊寅歲。聖駕北巡。還幸之次。特召先生。咫尺

天顏。賜以紅白緒二匹。蓋追賞其嘗勤勞國事也。世傳以為文苑美譚。予且謂文章以氣節為根抵。而才藻亞焉。苟無氣節。則才藻雖富。不足貴也。試以朱明二家論之。楊繼盛錢謙益皆有專集。而謙益之文學殖浩博。才情俊發。繼盛詎以獲望其後塵哉。而清乾隆帝。醜謙益辱節。詔毀其集。以勵後之為謙益者矣。

嗚呼。繼盛之峻節清操。發為文章。謂爭光日月亦可也。學者於揚錢之文。宜知所去就矣。先生遭際明時。恭浴非常之寵榮。抱繼盛之節。而無繼盛之禍矣。是先生之詞章。所以能維持綱常。揚抗風雅者。其在於斯。豈可徒視以為文雄詩伯乎哉。明治十二年己卯三月。備後五弓久文拜撰。



例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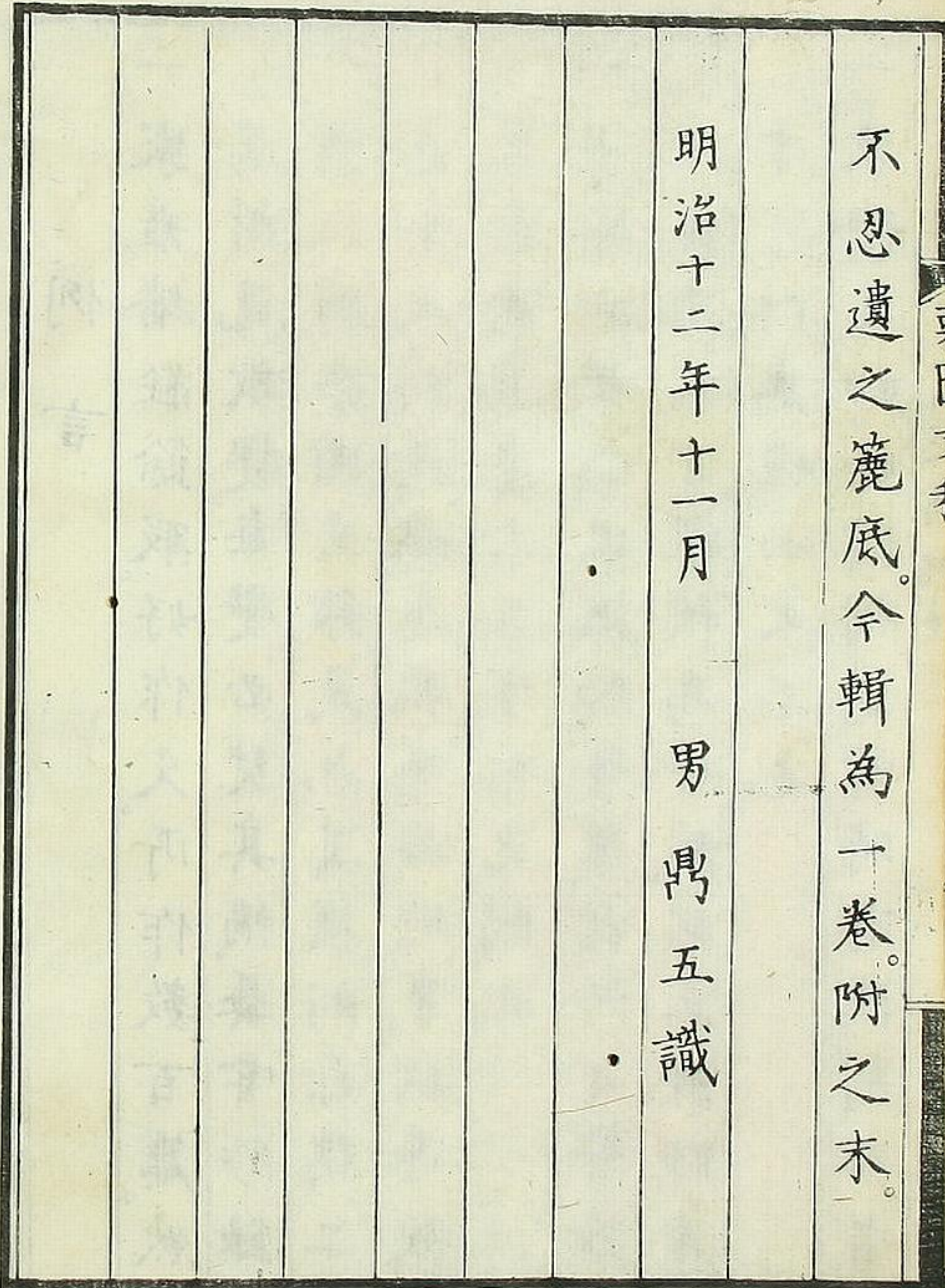
一家君緒經餘暇。好作文。所作數百篇。然其所見數變。每變必焚其稿。曩嘗鈔錄請上梓。栗園文鈔是也。其後刻餘稿二卷。今又刻近稿。近稿專論時事。故奔放自在。蓋其意不在字句之間也。

一所論小學校。及教師等事。就所自擊論之耳。非天下學校為皆然。然為教師者亦可以為佗山之石也。

一栗園文鈔餘稿刻成。當時有故削去者。

不忍遺之麓底。今輯為一卷。附之末。

明治十二年十一月 男 鼎五識



栗園文稿卷之一

男 鼎五輯

○○○上滋賀縣權令籠手田君論小學校事書

水口士族中村和再拜。白滋賀縣權令籠手田公閣下。和馬蓋既七十。棲遲于衡門之中。盤桓于長松之下。樂太平了餘年。無復意於人間事。則其於凡天下事。宜嘿々不言。如磨甕堅也。雖然事有大小之異。分有內外之別。小事則不必言。至大事之關係於國體者。則不得不言之。分外之事。則不必言之。至分內之事。則不得不言之。此二者。固勿論遁世與在位也。夫

南蠻羽峯曰
真是大丈夫
之言。人々不
可無此心

羽筆曰千古
唯言

小學校。即大學校之本源。而道之所由而出。其名雖小。其實則大也。和頃觀小學校所教蒙徒者。其為規則也。簡而便。有條而不紊。真教童子之要法。然而要之技而已矣。如西洋各國。有教法存焉。故小學之教。先技而後道。如我國。固未有教法者。若徒教之技。而不講道。則為子弟者。放縱遊蕩。無所不至。可不思乎。和雖駑且老。常竊憂之。欲得其人以極論之者。有日矣。而未得可言之人。今也始得可言之人矣。閣下即其人也。和未嘗接音徽。承知遇。何以知閣下之可以言。蓋以門人日下榮保之言知之也。榮保每休暇

羽筆曰名言
不磨
又曰納約自
備妙

還里。必來問和安否。稱閣下為人。藉々不絕。口曰。今縣令公。威重寡言。足以服人也。器度恢宏。足以容眾也。軀幹雄奇。能擊劍挽勁弓。讀書燭理。萬喙同辭。與榮保所言。不差絲忽。和聞之。正襟肅興。曰。偉哉令公。兼文武之道者。於是向者欲言之念愈切。乃敢一言焉。閣下幸垂裁監。夫擊劍者。手也。技也。使手擊之者。心也。道也。讀書者。口也。技也。使口讀書者。心也。乃知道者。本也。技者。末也。苟不問其本。唯末之爭。則不一敗塗地者鮮矣。和嘗與友島田見山。沮男谷靜齋翁論劍。未嘗不言及于此也。閣下邃乎劍道。又能讀

書燭理固非蓬頭突鬢之比。意者平日高論。必當不外乎此。由此觀之。道與技為一體。不可須臾相離。譬之鳥有雙翼。車有兩輪。闕一則不可。今夫小學校。天下不可一日無之。而徒教之技。忠孝仁義之大道。則置之於膜外。豈非一大缺典乎。其舍道取技。外本內末。莫甚于此。亦猶鳥之片翼。車之隻輪。何得以能飛且進乎。若使童子外孝弟之大義。則恐成人之後。視父母如路人。飢飽休戚。一無所問。嗚呼。子而不知孝道。父母而生不孝之子。實彞倫中之一大變事。可不痛心流涕乎。夫幼而教之以孝道。猶且有孝之子。

羽峯曰。揅經中語為一課本。以教脩身之事。是僕之素志。而未果。願先生為天下學生編纂之。

况斥之而不教乎。以和視之。於論語孝經及諸經中。擇切實于子弟之語。為一課本。教以脩身之事。又撰操行純篤道。技具足者。使之娓娓提誨。庶幾滿校生徒。入孝出弟。技熟道立。未兼備。豈非一舉而兩得者歟。若或有不孝不弟不帥教者。不許入校。如是則美才進而惡才退矣。世人動輒以蒙徒之眾寡。評學校之盛衰。是戲場視學校也。可笑之甚。且師之為言法也。今之稱教師者。大抵僉浮躁佻達。游蕩無賴。飽腐腸之藥。延伐性之斧。身在學校之中。竟飛乎花柳之巷。僅諳記規則。他以羊為羊。以梨為離者。十居七

洞峯曰。深中時病。

八莫一可法者。其操行純篤。道技具足者。落落不止。晨星。今以蚩蚩之童子。託之于游蕩無賴之教師。恐其卒中流毒為敗子。以毀傷父母遺體也。可不戒懼哉。抑所謂道者。指孝弟仁義脩一身者而言之。斷之非指宋儒所謂性命道德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等之難遽通解者。特以其有良知良能。故及時稍々誘導勸戒之耳。閣下遽於道與技者。倘不以和斯言為河漢。則請陳之當路。行之本縣。漸次波及各地方。則不獨和大幸。天下之為父母為子弟者之厚福也。和恐懼再拜。

羽峯白王字之本領

南摩羽峯曰。以道技本末。極論時弊。痛快懇到。惻惻動人。司學政者觀之。則必改教。則為教師者觀之。則必謹行。此之謂有用之大文字。江馬天江曰。教則固未盡其善。文部得其人。則必當改正。先生此說。到底不可磨滅也。

○與巖谷誠卿論時事書

和頓首白。嚮者關屋老人歸。辱賜書。反覆誦讀。審道
 兄近祉。甚賀々々。僕年逾七十。譬之泥塑人。在兩間。
 寔為冗物。不言不憂。優游以待斃。固其分也。然而猶
 有所憂而欲言者三焉。今請言之於道兄。々々幸葑
 菲掄之。戊辰之變。王室中興。其勢不得不洗剔積
 年昇平之習弊。以一新天下之耳目。而其竟洗剔之
 者。不在寬容溫柔之長者。而在勇割果斷之愉快男
 子。以故當時所任用者。大率此一輩人也。蓋非此輩
 則必刻舟膠柱。塊守舊套。而不能果也。今則為守成

羽峯曰確言
萬世不磨

之秋。宜用老成人。有德望者。持循綱紀。以鎮定物情
 也。不宜用好奇喜新之輕俊才子。紛更制度。以激變
 釀亂。是其一也。夫權者君上之所操。以褒貶與奪。臣
 民之具。而非臣民之所當操者也。自西洋自主自由
 民權等之說入我邦。人々以其便於己也。爭主張其
 說。動輒開喙掉舌。曰自主之權。曰自由之理。甚則曰
 吾身體受之於造物主。非受於父母也。其意蓋謂。孝
 與不孝。皆吾權內之事。唯所欲為焉。抑身體髮膚。果
 非受於父母。則是氣化也。氣化者。即蟲魚之屬。而非
 人類也。人者萬物之靈。而今以頑冥不靈之蟲魚自

居可耻之甚。邪說之蠱惑人心如此。及今弗痛關剛制之。其弊也猖狂恣睢。輕蔑君父。不孝不忠不義不廉之徒。駢首而出矣。是其二也。當路大臣固不待論。苟列朝班者。皆當正其心術。砥其操行。以為下民模範。也是其三也。凡此三者。其所關甚大。故不能默而止也。東坡曰。絢爛之極為平淡。此謂作文旨趣者。請移以論道。兄之為人。初道兄年少。才氣絢爛。譬如展紅錦。光采奪人目。今也絢爛變為平淡。浮躁化為寧靜。可謂讀書能變化氣質者矣。道兄既為平淡寧靜之人。且載無諱之筆。居大書記官之職。時或與聞廟

羽峯曰善哉
誠卿之為人

議。若以僕斯言不為非。則幸白諸一二大臣。萬一蒙採用焉。榮賜莫大焉。嗚呼。隱居衰廢如僕者。悍然不諱。敢言天下之大事。非愚則狂矣。罪當萬死。雖然。聖天子在上。開廣言路。當今之時。而不言。則無復可言之時。故吐露胸中所蓄如此。若乃小學校教。則非以孝悌忠信禮義廉耻之道先之。則究竟不足以服天下之為父母為兄長者之心。又不能陶成真人物也。此事前日面言之。故今不復贅。時維孟冬。稍覺星寒。為國千萬保。番和白。

羽峯曰。議論正確。惻々動人。

○○與福澤氏書

中村和頤首。白福澤君足下。僕讀孝經。至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未嘗不三復慨嘆焉。曰。嗚呼。人而不能踐此聖言。碌々視息於兩間。與木石為伍。豈非不孝而可耻之甚乎。其能踐聖言而無耻者。求之于今日。非君而誰。僕今有欲藉君手以遂宿志者。何耶。改定小學教則。是也。頃年來文運隆旺。小學興起。駸々乎可謂盛矣。然專教以技。而不以道。蓋欲俾蒙徒開智達材。以速辦日用之事。其用心非不厚也。雖然。不先教以孝悌之道。萬一有不孝之子。

本原老吉曰
一篇主腦

出乎其間。則風俗壞敗。不止小學日衰。將有大害于政教焉者。於是。不自揆。上書一二當路以言之。獨奈僕德薄識淺。不足取信於人。因思所以取信者。今始得之。莫若藉君手。君嘗游歐米諸國。窮其學之堂奧。名聲雷轟。以故。雖身不立廟堂。參朝政。而君之所言。當路或嘉納焉。願君著書曰。小學教則。宜以孝悌之道為先。繼之以技藝。否則本末失序。彝倫不明。非教蒙徒之意也。君斯言晨出。當路夕用之。則天下風靡。孝子輩出。風俗從美。政教從振。小學於是乎彌盛。洋學於是乎益隆。而僕欲挽回孝悌之道之宿志。亦得

羽峯曰。漆洋學句。燕彼地。而達已意。說以者。須如此。

羽峯曰引其
父言大勳久
老谷曰舉其
先人所好尚
者動之

老谷曰又因
彼言授洋同
漢使無辭可
道

天江曰洋廣
漢狹之說就
技上言之耳
於道則恐未
見之

遂矣。此事果行于世。君之孝於尊嚴。有不可勝言者。往年尊嚴在世。從野本雪巖。帆足萬里。兩先生學於僕。為同門先輩。好講習經義。作為文章。居恒曰。非聖經則不能知道。非文章則不能傳道。其意蓋在欲行孝悌之道也。當時人皆目以篤行君子。前此接君書。云洋學與漢學無以異也。唯洋廣漢狹。如其廣狹。則僕姑措不論。所謂無以異者。非孝悌之道。而何。則知西洋亦重孝悌之道也。今以君之洋學之力。唱孝悌之道。則天下之人。萬喙同聲。必將謂福澤先生。脩西洋之學。而唱孝悌之道。可不尊信矣哉。於是爭率其

羽峯曰引其
其母事最的
切

老谷曰以迎
養詳說批動
野謂納約自
備者
羽峯曰引其
喪事重迫所
感動入於實
乎福澤氏無
詞可以辭也

子弟入。覺受教焉。是君驅天下之子弟。納諸孝悌之道也。豈非一大美事乎。君若以孝悌之道。為狹隘不足行乎。與尊嚴在世時。講經說孝之意。甚相背馳。聞君迎令慈於東京。其重孝可知也。既孝於令慈。則不可不孝於尊嚴也。然而君幼喪尊嚴。不能竭孝於生前。在今日。豈得無風樹之感乎。君今唱孝悌之道。則尊嚴之靈。含笑于地下也。必矣。僕年七十二。而不能揚名顯父母。終身碌碌。與木石為伍。是真可耻也。以僕不能踐聖言。益希他人能踐聖言。故常憂小學教。則及今不改之。則孝悌之道墜地。因欲得二三老儒。

老谷曰結得
地步

同心戮力以振起之。而未得其人。縱令得其人。不若藉君手以成功之速且易也。故吐所思如此。未知君果首肯之否。君素不喜儒。若以僕之言。為迂腐陳套。不切今者而擯斥之乎。則無奈之何。雖然。孝悌之道。至大至廣。與日月同其光。豈永燔滅者乎。聊以自慰。和拜白。

木原老谷曰。近世學。不復以正脩為學問要務。其讀經書者。笑以為迂。獨先生毅然。以斯文自任。懇々開說。以望改定教則。非至誠。安能如此。僕竊以先生為橫流之砥柱。

羽峯曰。句々切實。語々正確。深中時弊。足以感動福澤氏。又曰。孝悌道技。一篇骨子。

橋爪晒齋曰。憂孝悌之道墜地。反復論辨。用意忠厚。靄然溢紙。苟有人心者。誰不感動。福澤氏亦應動心。實維持世教之文。

天江曰。攻刺之文。易露圭角。今此文辭氣溫純。深切痛透。懇到之處。隱々使人移情。

○○○復福澤氏書

福澤仁兄足下。僕觀小學教則中久孝悌之道。私心深憂之。百方思所以挽回之之術。謂非藉仁兄手。則不可。遂不自揆。呈一書。以陳鄙見。仁兄不獨不擯斥之。辱賜還答。纒々數千言。反復誦味。不能釋手。書中言舊幕府時。以迄維新之今日。文運汗隆興替。所自鑿々中肯綮。而於小學教則事。亦與僕同其意。仁兄嘗云。洋學與漢學。無以異。果不食言矣。又言凡天下之事。必有勢。猶行舟。不逆風。不激浪。以順流是已。今夫一二當軸者。非不知小學教則之利害得失也。

獨峯曰達人之語

又曰必有復故之時今日已見其芽

又曰大然其生害亦非勤也

又曰使人無然沾襟

而勢之所使然。一至於此。不若晏然以待斯道復故之秋。詢然々々。孟子有言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又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仁兄意蓋如此。初僕以為孝悌之道。一日墜地。則一日之害生焉。故迴舵搖櫓。逆風激浪。欲以撐之于中流。舟之攔砂觸礁。以致破壞覆沒。亦不暇顧也。今而思之。於勢之不可挽回者。強欲挽回之。徒勞無功。非愚而何。謹遵教命。瘖默以待時。但僕衰老。餘齒已幾。恐不及見之而入地。一念至此。不覺淚滿襟。仁兄其憫而察焉。如教師。僕以所聞見。非酒酒則必漁色。醜態百出。不忍言者。往々

有之。尚何品行之問。稱學校之盛大者。亦不過新築輪奐之美。譬之春花爛熳悅目。而無秋實之可以食。如此而欲陶成人才難矣哉。又言吾先考言行果儒耶。我即儒之子。信道不疑者。惟不喜世俗陽唱孝悌之道。而陰為不善者耳。僕始知仁兄信道之篤也。抑儒有真有偽。假孝悌之道。釣名惑世。是謂偽儒。脩身行道。樂善不倦。是謂真儒。意者仁兄之不喜者。偽儒而非真儒也。向者僕言仁兄不喜儒者過矣。又言吾生閱月十八喪父。以故其顏貌言行。一無所記識。問母得以知之。不能奉侍溫清。竭孝於生前。不幸莫大

焉。追晞之念。愛敬之誠。翔溢於楮上。僕乃知仁兄必不能取尊嚴手澤。所存殘篇斷稿。而讀之。為之感動。當時訃音至。僕自水口星馳抵鱖川。見令慈於船中。而弔焉。仁兄時同一兄二姊在側。想應不記。夫水口距大坂二十餘里。而直往弔慰。僕與尊嚴。金蘭相契之深。可以知也。尊嚴性行端毅方正。誠如令慈所言。僕今加之以數語。曰外溫內剛。不誘於勢利。清白自牧。且學有根植。故其發而為文章者。典雅簡老。絕無追時好之陋。時人嘖々以君子稱之。真不誣也。仁兄既為君子之子。則不可不以君子之道。誘掖勸獎。後

羽峯曰借時人語稱其父為君子以君子之道勉其子而師孝悌無限煙波無恨情思

栗園文集卷之一
輩。君子之道非他。孝悌而已矣。頃聞有一暴人。自言
吾身體髮膚。本係天造。非父母所生。嗚呼。如此者。人
而非人。所謂梟獍食父母者。不止斯道之賊。又洋學
之蠹也。非速杜其口。結其舌。痛懲之。則流毒于遠邇。
終至不可救藥。而能杜其口。結其舌者。求之于今日。
非仁兄而誰。願仁兄為斯道盡力焉。和復白。

羽峯曰。論來論去。滔々數百言。皆歸孝悌二字。使
人感嘆不能已。蓋其文有根。故其語有華。不求巧
而至巧存焉。

天江曰。從父母事跡說之。不着一毫議論。至情懇

々。委蛇以出之。故最能動人。

○○遺誠子孫書

吾有一種護身靈符。自少至老。眷々服膺。未嘗一日
放之。今舉以傳之于汝曹。汝曹宜敬受之。而無失墜。
但其為物。與彼神社佛刹所出之符。判然愛別。故目
不能睹。手不能取。併形與影亦無有矣。何謂靈符。辛
苦艱難是也。人備嘗此四者。而能知其味。則可以立
身。可以揚名。可以致富貴。可以得壽考。然而其嘗之。
專在乎少小體氣方旺之秋。而不在於老大神志既

衰之日也。若乃備嘗之。以得富貴壽考矣。則追念辛苦艱難之時。而不可忘之也。苟忘之。侈大自喜。抗顏夸人。則竟復必失之。甚矣哉。人之於辛苦艱難。不可不備嘗之。亦不可忘之也。雖然。豪傑之士。之立志堅定。百敗不挫者。然後能嘗之。懦夫不能嘗之也。汝曹寧為豪傑之士。勿為懦夫。辛苦艱難之所以不可不備嘗之。理。聖經賢傳。既已悉之。吾今歷舉本邦人之備嘗之。能知其味而不忘者。汝曹宜銘心。芳野之役。護良親王艱飢。楠廷尉卒某罵之曰。武夫臨戰場絕糧。是其常也。如王可謂弱矣。廷尉聞之大怒。呵曰。汝

主并發牙曰
雜引本朝故
事因以暢其
意所欲言是
吾老長技

生育於飽暖。未知枵腹之為何物。安能執吾役。立逐之。蓋以其不嘗辛苦艱難也。又真田信幸謂左右曰。汝輩食接節草乎。皆曰否。信幸曰。汝輩生長昇世。故未嘗知辛苦艱難。吾少從武田氏。流離間關。常食此物。并稗粥。備歷艱難。是所以享今日之富貴也。又台德公乳母某年老。時或聚奴婢。手盛飯于大椀。噉之。以為樂。一日本多佐渡守至。見之。驚曰。貴人而執賤役。何自輕也。乳母曰。頃者人皆謂汝驕。我不信之。今聞汝言。始知人言非妄也。抑汝忘卑賤之時耶。我之在三河也。亦卑。幸以奉乳于將軍故。富貴至此。今我

之所以為之者。聊欲不忘往昔貧賤時耳。而汝不之思。反出此言。非忘貧賤時而何。以其心。與聞天下大政。我不知其可也。佐渡守大愧。又板倉重矩。種菜于園中。扁廬曰咬菜軒。蓋取諸汪信民語也。迨貴。或謂之曰。昔者君居散官。其咬菜固宜也。今職任老中。而猶咬菜。何也。重矩曰。大抵人情。位高祿多。則忘貧賤時。驕溢以災其身者。每有之。余不肖。聊以是為知足之警也。嗚呼。楠公之逐其卒快極矣。其餘數人。可謂備嘗辛苦艱難而不忘之者矣。至如乳母。則求之于女泳中。真不易多獲之人也。吾慙愚百不若人。而

羽峯曰備嘗辛苦艱難之結策如此少耳輩宜銘骨

羽峯曰此一篇勝黃金滿囊之遺萬金

又曰嗚呼以下一字一淚

今年七十有一矣。不為不壽。且終身辱。天朝祿。衣服飲食。一無所乏。得優游以盡餘齒。居恒自怪。白首何以享此厚福。豈得非於青年時。負笈跋涉山川。少始苦常艱之所致乎哉。然而讀書餘暇。手自去草。又朝夕灑掃庭除。聊欲不忘往日事也。汝曹亦當及少小時。備嘗辛苦艱難。罔怠罔荒。務讀書砥行。恪守朝廷法律。能孝於父母。能順於長上。祭祖先致如在之誠。則鬼神感格。賜福於既老之後也必矣。嗚呼。吾雖瞿隳。顧前途凶幾。因先乎屬。曠易簣之日。以斯言為遺物。護身靈符。莫有過焉者。雖然。世或有備嘗辛

苦艱難而反游蕩無賴。敗家亡身者。欽哉。

土井擘牙曰。中村氏護身符。信是希世之珍寶。他家之所無。舉傳之于其子孫。々々其必勿輕視也。黃金滿籬。白壁百双。決不及此四字靈符之為靈。若視以為平々無奇乎。請取後漢班超傳一讀之。然後可以知老人之言之不可以易聽也。珍重萬千。

羽峯曰。辛苦艱難。真個是護身靈符。備嘗而不忘之。真個是獲富貴壽考之證券。世人宜寫此文於壁。朝夕三復。其與賽神祈佛以求福田利益者。天

淵不啻也。

天江曰。至理訓言。非閱歷之人。則不能知此中三昧。飽暖年少。宜置一通座右。不獨先生之子孫也。

○○○復藤本箭山書

中村和白箭山兄足下。二月八日午牌。從本所郵便局。忽接翰貺。忙手拆緘。再四讀之。頗悉尊狀。大慰注想。承愛玉年甫十三。將以今春赴東京。脩業女黌。何圖頓為造化小兒所奪去。譬之所培養。海棠初發花。狂風吹落之。僕尚不禁軫悼惋惜。况乎於兄與內君。

老谷曰以年
老不違寧居
與前慰籍語
反映作波瀾
絕佳
羽峯曰兒孫
各得其所與
俾其子幹家
事而獨娛清
閑無事其優
劣果為如何
其喧聒悅耳
乃所以娛心
目

其哀痛實可想也。嗚呼。人生在世。猶電光石火。而其
死也。老幼無常。是夙因之所使。然請以此少自慰耳。
兄近俾英坦幹家事。別卜居。優遊以卒歲。為妙々々。
僕不及兄清閑無事。遠甚。何也。兒鼎五在東京就職。
于脩史館。孫富五郎為水口小學教師。晨出暮歸。以
月所得身錢。補家道不足。女孫玖磨生一男。今年方
四歲。每日結伴嬉戲。築土城。騎竹騶。擊鼓吹笛。喧聒
攪耳。僕年逾七十。從朱新仲之言。專料理死後事。而
生前事務。雜出乎其間。不遑寧居。欲操居于山中。以
擺脫塵網。未由也已。為之累嘆。兄病中風。手腕麻痺。

老谷曰。妙在
娓娓細叙。處

酒量大減。以水和酒飲之。不能過一合六七勺。僕則
雖無疾病。飲量自減少。每夕例酌。以三合為度。過之
則必不免宿醒也。其以水和酒。一如兄所為。可謂衰
矣。辱示七言古詩。并新聞誌。詩則摸寫往歲訪僕時。
秋山探游境界。句々帶松蘿香氣。使人感吟不能已。
讀新聞誌。而知中津文化之盛也。嗚呼。兄既罹疾。僕
則老衰。雖有汽船。而不得航。而破三十六洋之浪。往
來相見。促膝傳杯。以話心曲。命矣哉。欲言事極多。臨
書依々不盡。

老谷曰。由衰之言。不求巧而巧。

羽峯曰。文分數段。皆自衷情露出。不假脩飾。故能感人。

天江曰。直叙眼前事。妙在不飾言。婉轉篤摯。有俯仰之情。

○贈籠手田君序

人皆有嗜矣。有嗜酒者。有嗜色者。有併酒與色而嗜之者。有惑溺乎所嗜者。有裁損乎所嗜者。有初酷嗜焉。而終則斷然禁之者。惑溺焉者。是為懦夫。裁損焉者。是為能約情人。若夫其初酷嗜焉。而終則斷然

老翁曰。漁折而下筆錄無

羽峯曰。可謂能克已者

禁之。惟剛毅沉勇之人。然後能之。滋賀縣權令籠手田君。與余相善。頃者歷巡部下小覺。其來水口也。一日惠然叩余門。謂余曰。吾嗜酒。寔出於天性。雖飲而醉。未嘗昏迷及亂。但醒後回顧醉中事。不必保無過失焉。以故欲禁之者久矣。而眷戀不能割愛。於心有怵怩。近日痛禁之。頗覺精神爽快。而身體亦益強健。自今而後。弗敢復手杯矣。余聞之。作而嘆曰。有是哉。君之勇也。謝上蔡所云。自難克處。克將去。君其有焉。抑余竊怪君之於酒。其量大矣。豈有酤營喪威儀之事乎。何庸禁為。而今所以禁之者。其意必將謂。吾雖

不肖辱任一縣令。萬一飲酒。喪官曠職。上之不忠於朝廷。下之不孝於父母。何以率先僚屬。操治下民。不若斷然禁之。是其平日所養之勇氣。勃發而成。此一大美事。有足感服人者。傳曰。君子之德風。今自在廳官負。以至所轄細民。苟腆于酒者。目覩之。耳聞之。自慚自悔。不禁則必節之。於是乎。縱飲鬪爭。以速辜。及宿醒困睡。踈懶廢務者。日少一日。嗚呼。非亦一大美事乎。雖然。君儻有始。而靡克有終。及來與人之謂。可不思哉。余之少也。亦能飲。其量不下三升。醉則劍舞角觥。豪舉無所不至。一旦有悔。欲禁之。卒不能勇割。

老谷曰。一大美事。初如不。成說。讀至此。真成一大美事。羽筆曰。忠聲之言。使人感嘆。

老谷曰。一結有力。

以至於今日。可羞之甚。今也老矣。不能多飲。不必禁之。君則春秋鼎盛。長養其勇。有尺進無寸退。勤勞於王事。以立大功業于天下。宜自今日之禁酒始也。勉矣哉。

擎牙曰。困眊踈懶。是有恪病。因天眷之厚。少來不能飲一滴酒。是以不能鬪爭。不能劍舞。有退一丈。無進一寸。以至今日。讀此文。見籠手田氏之勇割。與先生之令終。竊以自慚。又竊以自幸。又因以自失。懷不能已。漫書于此。

老谷曰。以已劇飲令終。及觀作波瀾。見唯剛能制。

酒雖飲不能亂以益勗籠令妙甚。

○贈山村某序

余與邑富人山村某相善。屢交杯酒之歡。一日酒間請余言。余未有以答焉。戊寅之冬。余有故抵大津。寓其浮舖。々内有廩。左右相對。長各三十餘間。可以實米數萬苞矣。廩本為淀侯有。某以萬金購之云。舖有樓臨湖。余呼酒倚欄寓目。是日天晴無風。湖面平如熨席。千里一碧。茫不見際涯。瀛舩之噴烟破浪而往來者。陸續不絕。余乃有所感。曰夫近江大國也。而為

羽峯曰全篇自此向來舍下又曰自臨湖說起以無驚波駛浪比米

商之得利時危險叙來叙去不離湖字頗覺精而巧

膏腴之地。其租額大率不下百萬石。其間富商大賈噪於時者。亾慮數十家。皆能育財不訾。而某與之相頡頏。當其候寒暄。卜晴雨。手牙籌。而昂低米價。以爭乾沒于轉瞬之間也。神往氣旺。一無所狐疑。勢猶湖水之吞百川。滔々汨汨。嚙岸奔流而不返。莫之能禦也。而臆則屢中。未嘗折筭矣。一朝而得巨萬金。快哉。雖然。苟狃于勝而驕。則竟不一敗塗地者鮮矣。可不戒哉。且縱令某有膽與智。而磨鍊於茲道。斷々不可以此貽於子孫也。則豈永久之業哉。抑湖水平日無浪。紺碧可鑑。忽有墨雲蓬々然出乎日枝之巔。指顧

又曰應上

應上

說本言處不
發多語妙
用二耶字為
不了語善字
韓文者

栗園文集卷之二
之間靈曜失光。峰巒潛形。獐飈怒號。駭浪掀天。當此
時。雖瀛船無所施其術。必不免覆沒。然則湖水之平
日。無波浪。與瀛船之完牢。有機關。固有不足賴焉者。
某之所為。得無類此者乎。嗚呼。危矣哉。未知某知足
而止之耶。將益狃于勝而為之耶。頃日。余訪某。置
酒款待。飲酣。余語以此理。某停杯謝曰。吾之市諷也。
以家產之三克其用。勝則得大利。不勝亦小損耳。故
為之。未必以為害。雖然。昌言豈不敢服膺乎。於是余
弗復言。洗觴更酌。極歡而去。猶欲其不狃于勝而取
敗。以永保其富也。遂書斯言以贈焉。然如某。則司馬

子長所謂富之以奇勝者。與姦富之以詐術橫奪人
金者。不可同日而語也。

天江曰。山村氏之商穀也。以家產之三克之。一敗
固不足以為害。可謂有策矣。然至二三敗之後。則
恐不能以其三限之也。且商穀詐術也。天時之不
和。人事之奇變。待其價騰貴。以射其利。不仁亦甚
矣。翁之贈言至矣。盡矣。山村氏焉得不服膺哉。

○○孝經翼自序

方今 聖天子登極。賢宰相在位。群僚奮庸。百度維

羽峯曰。起手
莊重

舉。汽船于海。汽車于陸。電線于空。均是機關妙絕。利用極至矣。可不謂之開化乎哉。太中小學于都鄙。天文地理。醫藥書算。農工商賈之學。莫不備具。人人可以開智達材矣。可不謂之文明乎哉。是實經世不可欠者也。然而更有文明開化之極大且急。不可頃刻欠者。何也。孝是也。萬善皆自此出。故曰。孝者百行之本。而忠次之。故曰。事父而孝。故忠可移於君。又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有不孝而忠者。世人徒知機關利用。開智達材之為文明開化。而未知孝之於文明開化。更有甚焉者。夫。汽車也。汽船也。電線也。學校

羽峯曰願前
叔之

也。器耳。末耳。孝者道也。本也。天下豈有卑道而崇器。忽本而急末之理乎。苟卑道惟器之崇。忽本惟末之急。則本末顛倒。道器混淆。彝倫紊亂矣。豈可謂之文明開化乎。頃日余為門人講孝經。類輯孝之可尊可重。不孝之可賤可惡者。為數卷以授之。蓋欲其讀之而欣慕警戒。施之於實行也。輕俊才子讀之。或謂何物迂儒。當今日著此陳套無用之書。昧于時務之甚。嗚呼。孝之為道。塞乎天地。亘於萬古。赫赫明明。與日月爭光矣。豈有新舊乎。法蘭西學士某有言曰。子之事父母。天之命也。子之務也。不孝是逆天也。繇此觀

明峯曰應起
手結之

之。西洋人亦猶重孝道。而况生君子國。遭聖明時。而不孝父母。亂敗教化。罪莫大焉。嗚呼。為人子者。無貴賤。勉養德性。竭孝於父母。終始靡缺。則嘉號布外。俾西洋人咸曰。何日本之多孝子也。不亦一大美事乎。余為聖朝日望之。

顰牙曰。天下無無父之國。則孝弟無不教之人。豈止法蘭西。雖出於六合之外。吾亦知栗園子之言不廢也。

西齋曰。關係世教。方今不可欠之文。

羽峯曰。趨文明之末。而忘開化之本。輕薄浮靡。亂

風敗俗。是當今之弊也。先生著斯書以救之。其裨補於政教。豈謂渺々哉。

又曰。以孝忠二字為主。反復論之。條理整然。

○○明治新史叙

生乎數千年之後。而讀數千年前之古史。料度其時勢。論評其人物。善則師之。惡則戒之。益智識。振志氣。莫過焉。古史豈可不讀哉。雖然。歷年所之久。欲事實無闕謬得乎。况雖有直筆不諱。如南董。而未必無好惡。亂真之陳魏。古史亦豈可盡信哉。今也。皇政維

新典章制度無不新。在維新之世。讀維新之史。以所目觀耳聞者參之。瞭如列眉。與讀不可盡信之書。其得失果如何哉。頃者北川某。及門人山縣生。寄示其所著明治新史。屬余叙之。其為書。以編年體。紀戊辰以來事。文或繁縟。欠簡勁。至於事實。則周悉詳備。皆有確証矣。顧余衰老。文思荒廢。手重千斤。又於某非有舊識。宜固辭之。然今所以不辭而為之叙者。盖有所慨焉。初余不自揆。與脫藩暨草莽之士。唱尊攘說。瀕死者數矣。有人營救之。幸免奇禍。戊辰之變。知己及門人。多從王師于奧羽于北越。其陳歿者。余雪淚

作文祭之。生還者。置酒勞之。叩其所躬歷山川城郭之險易。晝戰夜襲之顛末。其人畫地。一一指陳之。使人有目擊之想。余嘗識會津藩士橋爪晒齋。亂平後。晒齋寄書。縷述當時在圍城中。砲聲如雷。鉛丸雨注。地動城傾。而君臣從容。舉杯賦詩之狀。與此篇所載。放紙鷲于城樓。以示餘暇。有相似焉者。若夫太政大臣三條公。則余雖未得趨謁。而為余書孝經翼題詞。以賜焉。右大臣岩倉公。則余嘗齎其書抵大津。見東海道鎮撫總督橋本柳原二公。呈之。密說以攻伐之策。其他西鄉。大久保。木戶諸氏。在鎮西首唱勤王。嘗

艱茹苦。出萬死得一生。泪三好監物。吉田大八。目時
隆之進。中島源藏之徒。在東北。亦竭力于王室。反
為奸黨所謗誣。屠腹而死。死者。聖主賜金以祭其
靈。生者現立廟堂。參與皇政。又榎本大鳥。士。各
督海陸軍。抗王師。屢戰于箱館松前間。互有勝負。
遂幡然改軫投戈伏罪。後登庸在顯職。嗚呼。是數人
皆一世之雄。聲光赫赫。驚人耳目。今讀此書。想其人
近體之於身。博觀之於物。非復讀數千年前真偽難
明之古史。論評其人之比也。新史感動人心如此。尤
不可不讀也。余聞某將繼今陸續著史。思其筆與事

羽峰曰步
願前下字不
明

與人更新也。余雖老矣。苟得保餘喘。則欲重為之叙也。

羽峰曰。以古史古人之難明知者。證今史今人之
易瞭見者。猶畫雪月者。墨渲其外。而雪月益明白
也。而中間挿其所實歷。又並列從軍者之說。與在
圍城中者之書。以證新史之確實。文理周詳。筆情
曲盡。

○作文要語自叙

天地風雲龍虎鳥蛇牝牡方圓。是陳法也。起伏照應

轉折擒縱頓挫鎖結。是文法也。陳法嚴重。固不可犯。雖然一意墨守。而不知運用之妙。則或陷為輿尸面縛之辱矣。文法亦嚴密。斷乎弗可犯。雖然徒受其羈絆。而不能脫之。則精神不振。筆鋒澁鈍。或來塚中髑髏之譏矣。要之知法而不拘乎法。始可與言文。若夫說文法。精細破釐毛。則秦漢以前之所絕無。而唐宋以後之所多有也。吁亦末矣。余繙經之餘暇。喜讀諸家文集。摘錄其論文之在要者。裒為一冊。顏曰作文要語。吾子孫若門人之志於文者。讀而味之。能知其法。而不拘乎法。縱橫馳騁。惟其意所欲。前無堅敵。庶

幾可以為文壇之公。而免髑髏之譏也。欽。

羽峰曰。知法而不拘乎法。極妙。非深乎文法者。不

能知之也。

栗園文稿卷之一

栗園文稿卷之一終

48-13209

010190527455

